

D A O Z O U N I D E M E N G



科幻传奇小说

盗走你的梦



*Dao Zou
Ni De Meng*

(美)斯蒂文·莱哈德 著

彭淑珍 张 鹰 译

科幻传奇小说

盗走你的梦

(美) 斯蒂文·莱哈德 著
彭淑珍 张 鹰 译



昆仑出版社

图备字 01-1999-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走你的梦 / (美) 莱哈德著; 彭淑珍, 张鹰译.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3.4

ISBN 7-80040-675-X

I. 盗... II. ①莱... ②彭... ③张...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5777 号

Text Copyright © 1983 Stephen Lawhead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Dream Thief
by Lion Publishing, Oxford, England
Copyright © 1983 Lion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盗走你的梦

作 者: (美) 斯蒂文·莱哈德著 彭淑珍 张鹰译

责任编辑: 张俊南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ph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414 千字

印 张: 15.37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75-X/1·494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IR 太空村	/1
托索古城	/145
嘉莉蒂丽	/285

IP 太空村

男人正在沉睡。他的神经和肌肉安然地栖息在床上，从外表上看，一切都处于静止之中。可是，在他的大脑内部，正在翻江倒海地涌动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力量借助于一条神经主干在男人的大脑内部施加着影响。

静止状态下，网络系统一片黑暗。不断跳动的电子脉冲光点沿着神经轴突来回摆动着，释放它们的信息。在黑暗的外沿，单个的光束连接在一起，开始了它们去往脊柱的旅行，就像夜行的火车向着城市旅行一样。终于，它们到达了目的地，将脉冲混乱地发向大脑系统。在那里，它们放射出自己的光芒，可短暂的辉煌之后，便渺无踪影了。除了那些细微得几近于无的光点之外，整个系统便是一片黑暗与寂静。

渐渐地，光点又活跃起来；更多的信息拥了进来，在他的大脑中澎湃着。脑线路开始发出嗡嗡的声音，光点的能量把它照得透亮。光脉加快速度，隐到了迷宫的深处——它的目的地到了，沿途的路已经被它照亮。不久以后，黑暗的网络便被光激活了——灼热、刺疼、抽搐、痛苦，这一切都是由于电流的作用。这个时刻，男人便开始醒来了。

赛彭斯又经历了一次这样的梦境。他能够感觉到它逗留的样子就像是记忆深处那黑暗中的低语。它们以某种还难以言明的方式搅扰了他的生活。对于梦魇——似乎这个词更恰如其分，是的，他觉得那就是一场梦魇——他奈何不了它们。

现在，计划已经实施九周了，但他仍然没有信心完成。那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差不多有三年了，他把一切置之度外，一头钻进了目前最为先进的实验中心——纽约的宇宙轨道实验室，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的理论。光写那份申请报告，就花去了他整整一年的时

间。此刻，他却在最先进的实验室里，想着种种不利于他的计划被采纳的因素。如果现在退却，无异于一次蓄谋的自杀行为。

赛彭斯小心翼翼地枕头上抬起头来。他把扫描帽摘了下来——那是一个与中枢感觉器相连的薄薄的纤维面罩——把它放在沙发边上它的壳子里。他奇怪夜里扫描到的一切怎么就没了呢，但他也意识到，比起从前，他的兴趣是越来越淡了。刚刚开始实施这项计划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冲到控制室里，看看他醒来后那扫描图上都留下了什么。现在，这几乎无法让他感到激动了，尽管他有时仍然会有一些好奇。他耸了耸肩，拖着步子走向盥洗室，开始他每天早上都要例行的公事。

他在他的住室停留了片刻，便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甚至没有在控制室门前停一下。我得去做个检查，他想，事实上，他并不真的介意是否要这么做。他冲到走廊里，加入到那匆忙的人流之中。太空站，尽管是纽约最大的一个——那些在这里当家的人称它为IR太空村——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打量了一眼他的同事们，还有那些有着一张张光洁的脸的候补生们，意识到他正置身于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头脑之间。他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冯·布劳恩大厅，想道，其中一定有更多的奥妙。知识应该让人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不是吗？可赛彭斯却一点都感觉不到这种自由。

他突然产生一种融入到这群求知若渴的学生们之间的冲动，于是，匆匆地向报告厅冲去。当拥动的人流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跌坐在一把有靠垫的椅子上。头顶上的光线很暗，座位上的自动记录仪从储藏器中展开，凸现在他的面前。他心不在焉地拨动了一下椅子扶手边上的开关，把自动记录仪收回到储藏器中。和周围的任何人都不同，赛彭斯根本就没想记笔记。

他把头转向左边，吃惊地发现竟坐在一个“骷髅”旁边。这个骨瘦如柴的人深陷的眼睛很亮地对他眨了眨，原本就瘦削的脸使劲挤了挤，对他挤出一个笑脸。不管怎么说，他的笑是真诚的。

“我叫荷森。”“骷髅”说道。

“我叫雷森。”赛彭斯的嘴巴干燥，他舔了舔嘴唇，试着把视线移开。

荷森的身体瘦得的确让人感到难受，脚踝上的骨头尖利地突出着，脑袋在他那过于细长的脖子上站立不稳地摇摆着。这个人为什么不躺在随便什么地方的医院里的床上呢？赛彭斯颇为费解地想道。他看起来是那么虚弱，以至于连坐在这里把这场讲座听完都坚持不下来似的。

荷森享受着高科技气体椅的舒适，他的身体，恐怕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八十磅，深陷在椅垫上。他看起来就像是水晶棺中的木乃伊。几根细细的电线从他的身上绕过，消失在他坐的椅子底下。显然，这是一个意识控制者，赛彭斯想；有可能，他所坐的椅子就控制着他所有的生命征兆。

“你是哪一级的？”赛彭斯听见他的声音在问。这是 IR 太空村的村民之间相互寒暄时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A 级，一段。”荷森眨着眼睛。赛彭斯的心里立即为之一震，他还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达到了这个级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你呢？”荷森的头在他细长的脖子上轻轻地点着。赛彭斯迟疑了。通常情况下，他总是为他的职级而感到骄傲，可是此刻，在他的面前，他却感到了窘迫。

“哦，我是 C 级。”他说着，胆子听天由命地大了起来。他知道这里的村民是很少有人能升到 E 级的较低段位的，即使那些有幸走出高等中心的人也大都 D 级——尽管他们大都越过了二段。

赛彭斯意识到他又在注视他了。荷森在椅子上笨拙地移动着他的身体。显然，他正在忍受着神经肌肉方面的疾病的折磨——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肌肉控制的能力，或者充其量也就剩下了那么一点儿。“很抱歉，”赛彭斯终于说话了。“事实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碰见过 A 级的人。你一定为自己而感到骄傲。”他立即意识到这话说得很傻，但话既然已经出口，也就只好由它去了。

“优势固然是有的，”荷森回答道。他又做了一个鬼脸。“C 级

的人我碰见的也不多。”

对于赛彭斯来说，要搞清眼前的这个“骷髅”是不是在开玩笑简直是不可能的。是的，C级是罕见的，而B级几乎是不存在的，可是在IR太空村，处于这两个梯级的人都不算少。没有容他继续想下去，荷森又说话了。

“你是什么专业，雷森？”

“睡觉。”赛彭斯解嘲地说。

“那么你做梦吗？”

赛彭斯怀疑眼前的这个幽灵似的人物已经知道了他所遇到的问题。他还注意到荷森的声音不是从他的喉咙里而是从他的脑袋的两边发出来。他说话的时候，椅子放大了他的音量，给荷森的演说带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从他的脑袋两边发出的声音相互交叠着，给赛彭斯一种印象，好像荷森是在自己同自己对话。荷森意识到赛彭斯在注视他，他的声音便自动地低了下来。只要荷森想到，一切便可自动完成。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罕见而行之有效的装置的赛彭斯，猜测着这把椅子还会有什么功能。

就像许多讲座一样，开始了，又结束了。除了坐在他身边的那个打量着他、让他感到激动的人之外，这场讲座没有给赛彭斯留下任何印象，他身旁的这个人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赛彭斯的身体在坐位上不安分地扭动着。

讲座终于结束的时候，赛彭斯站起来，转过身去想告诉荷森，他还能再见到他。虽然这座航天大学城其大无比，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期而遇。可他把身子转过来的时候发现荷森已经走了。他想，也许他现在正在走向讲座大厅的人流中，回身瞥了一眼梨形的白色椅背，或许根本就没有。谁又说得清呢？

赛彭斯心中疑惑着，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为了方便起见，在每一个居住区都设置了这样的店铺，因为科学家们讨厌为了了一杯咖啡而多跑几步路。他跟在短一些的队列后面，取了一个蓝色的圆形托盘和与之相匹配的纤维杯子。

他踱到离就餐区较远的一个隔间里，贪婪地享用着加了过多的糖的热热的黑色饮料。他的思绪却飘到了他离开地球的那一天，他似乎仍然看见父亲在微笑着对他点头，父亲的眼里噙着泪水，他闻到了空气中轻轻掠过的橘子的幽香，他们的座位就在一棵橘子树的下面，那是在 IR 太空村的地面接待中心的院子里。

“放松些，不要紧张，”父亲在说。“你不会出岔子的。不要忘了……”

“我不会忘的。你知道的，我这次飞行并非出于无奈。再说，它和以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一样。”

“要是你妈妈能看到就好了……她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我知道，爸爸，我知道。”

“你不想随时都给我写信吗？虽然我对于你所做的事情——你的研究，一切的一切，并不了解——可我想知道你怎么样了。你是我的全部……”

“有关太空旅行中大脑的作用和睡眠形式。我是莱特斯计划中的一个成员，我告诉过你。我会很好的——那是太空中的一座小城市。你还有凯蒂，她在这里。”

“你和凯蒂，你们是我的世界。”

“我会尽量写信的，但你知道我这次出航的特殊性。”

“你要写，经常写，只要写一两行就行，让我知道你怎么样了。”

这时，躲在树杈上的扩音器叫了起来。“去往太空实验中心的旅客们，现在准备上船了，请到船上去找好你们的坐位。”

两个男人相互注视着，也就是在那个时刻，赛彭斯看见父亲哭了。“嘿，我也会想念您的，爸爸，”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沉闷，也不自然。“十个月之后，我就回来了，到那时，我要把那里的一切都告诉您。”

“再见，儿子。”父亲的鼻子吸溜着，两行眼泪挂在了他的脸颊上。他们相互紧紧地拥抱之后，赛彭斯走了。

直到现在，赛彭斯仍然记得身穿衬衫站在橘树下的父亲脸上的眼泪，他的身子颤栗着，看起来是那么的苍老而孤独。

微微起伏的参次不齐的地平线一直伸向赛彭斯的目力所不及的远方。早春，山峦也显出几分柔媚，银灰色的天空下的空气有些料峭的清寒。远处的地平线上，赛彭斯看得出有人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山峦间行走。为了看得更清楚，他向前走去。

这些人都已年迈——男人和女人们在一起劳作，农民们衣衫褴褛。他们没有穿鞋，不过有些人为了御寒而把碎布条塞到草蓆中。农民们正用他们骨节突出的手举起装满了石头的藤条编的篮子。那些已经把篮子装满的农民则步履蹒跚地上了一条土路，路上已经排起了一列纵队，担子压在他们的肩膀上。显然担子很重，有些农民在它的重负下弯起了腰。

赛彭斯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生出深深的怜悯，他走向那些正在劳作的人们，帮他们把石头从沙土中刨出来。石头白如蘑菇，大小如一块长方形的面包。赛彭斯弯下腰，帮一个老女人举起肩上沉重的担子，让她休息一会儿，可他的话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那女人既没有看他一眼，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听到他的话的迹象。

他从一个人的身边走到另一个人的身边，去帮助他们，可最后的结果却是相同的——似乎没有一个人以任何一种方式注意到他。

赛彭斯坐了下来，想着他所做的那些无效的劳动。空气死一般的寂静，他抬起头来，发现那些农民们都走了。他们已经离开了田地，正在路上向前移动。这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突然，他觉得脚边的土地在颤栗，一块白色的石头慢慢地从地下钻了出来。他向周围看着，发现石头就像微型火山似的从地下冒了出来。赛彭斯异常恐怖，他赶紧跑着穿过田地，赶上最后一拨离开这里的人。

当他终于赶上那些农民的时候，他们已来到一条河边，河岸很高，他们就站在河岸的顶部，下面，混杂着泥浆的黑色河水翻滚着。人们正在把石头往河里倒。他冲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就为了

看见最后的几个人把篮子倒空。可令他恐怖的是，此刻，那篮子里装的已经不再是石头，而是脑袋。他上前一步，看见最后几个脑袋正在水中起伏。更为可怕的是，他认出了居然有自己的脑袋。

“你一直都在做梦吗，赛彭斯？”

“是的。”

“都是同样的梦？和以前的一样？”

“是的。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

“你可以睡的时间再长一点，一听到声音，你就可以醒来了。”

一种高亢而尖厉的电子声音把赛彭斯从沉睡中惊醒了。他在椅子上转了一下身，看见上面控制盘的读数。他睡了才不过 20 分钟，迪克莱仍然不在他的视线之中。他用手在脸上擦了一把，有些茫然地想到他的助手总是在他需要他的时候躲到什么地方。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没过多久，迪克莱匆匆地走了进来。他不断地表示着抱歉。“很抱歉让你等着，赛彭斯博士。你在这里等了很长时间吧？”

“哦，大约有一个小时吧，我想，”赛彭斯打了一个哈欠。

“我，唔，我耽搁了。”迪克莱那棱角分明的脸上泌了一层汗珠。很显然，他正在为别的什么事情忙碌。赛彭斯觉得今天白天再开始新一轮的实验已经太晚了。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还得再试一次，做完晚上的实验，我就不再需要你了。我想你一定在忙着做别的事情吧？”

迪克莱看了他一眼，把头转向一边，似乎在检查样式繁多的新品种的蘑菇的胚芽。“我想。”他在他的下巴颏上抓挠着，“好吧，没问题。那就今天晚上吧。”

赛彭斯递给了他一捆叠好了的打印输出纸，那上面的记录是需要他来破译的，还有一摞厚厚的工作日志，也得由他整理——这都是些绝对毫无意义的工作。其实，计算机在输送信息的同时也可以把它们整理出来，可是，赛彭斯却宁愿与这些资料保持私人接触。

“谢谢。”他说，其实他的语气中并没有感激的意思。迪克莱接

过输出纸，到毗邻的房间开始了工作。赛彭斯目送他抱着输出纸的背影离开了这间房子，便也走了出去。

赛彭斯走向通往中心公园的路——开阔的环行公园里种满了热带的植物和树木，这些树木和植物可以起到让 IR 太空村的一万五千名居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循环氧化的作用。公园围绕整个 IR 太空村形成生机盎然的绿化带，给人们提供了放松和休闲的上佳场所。尽管这里很安静，但人却不少，人们到这里来，大都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宁静。此刻，赛彭斯除了投身在这蕨类植物和灌木丛中的想法之外，别无他念，他只想就这样让时间从身边流走。

他来到公园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终于发现了到这里来的最佳时间——两场实验之间的间隙。他看见长凳上坐着几对悠闲的夫妻和一群行政上的合作者。他做了一个深呼吸。空气温暖而潮湿，散发出泥土和根系的气息，还有蔬菜和水。尽管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人工控制的，但这种气息还是让他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地球上一样。

他漫无目的地沿着蜿蜒的小路走着，想找个隐蔽的地方舒展开身子，想一想他现在的处境，想想他的梦，并想办法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并不害怕“大脑流失”——他们都习惯用这个词来描绘太空的疲劳状态所造成的人的精神崩溃——虽然这是每个人都渐渐地要面对的问题；他知道他的问题不是这个。但是他也知道他近来的状态并不好，而且这种状态让他心烦。有什么东西正在他晦暗不明的意识的边缘啃噬着他的大脑。如果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把那东西揭开，他就可以把一切都处理好了。

此刻，他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他站了一会儿，心中迟疑着，是在这里停下来呢，还是继续向前走。他耸了耸肩，把挡在面前的蕨类植物分开，走进一片光线晦暗的林中空地。

他在草地上坐下，头靠在肩膀上。在他的头顶上空，阳光透过波带浪形花纹的广袤的天篷斜斜地射进来。他看见天空中那幽雅的弧形一直延伸到他的目力所不及的地方。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沿

着公园的路走上六公里，宛如在 IR 太空村漫游，产生远离尘世的幻觉。

通常，这里的绿色和宁静足以让赛彭斯那颗纷乱的心得到抚慰，可今天却不行。他干脆躺下来，想闭上眼睛，可一双眼睛却怎么也不肯闭上。他几次改变姿势，想让自己安定下来，可无论他做什么，似乎都没有什么区别。他觉得有些不安，还有些紧张——好像有人在附近窥视着他似的。

想起那些盯在他身上的看不见的眼睛，他就更加确信他正处于什么人的监视之中。他站起来，离开绿阴覆盖的林中空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看他是否能够捕捉到间谍的目光。

他又一次走在了公园的路上，尽管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可他的心中却愈发不安了。他告诉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他还告诉自己，他就要成为那间镶了防滑壁纸的房间的主要候选人了。他责备自己的同时也加快了步伐，为的是按时赶到公园的出口，他几乎是在跑了。他用眼角的余光飞快地扫视着周围，看是否有人在跟踪他；说不清什么原因，他隐隐地希望荷森的那把蛋形的椅子突然从灌木丛的后面跳到他的眼前。

他仍然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周围，直直地向着公园的门口冲去，撞到了一个正在进公园的人身上。那个不幸的人儿向后倒去，迎面躺在了地上。赛彭斯却站在一边眨着眼睛，不明白眼前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对不起！”他终于说出话来，就像被电击了一般。那个穿着绿白相间的连衫工作裤的候补生使劲摇晃着胳膊，想要站起来。赛彭斯伸手接住那只摇摆的胳膊，把他拽了起来。就在他打量着那张迷惑不解的脸的同时，那张脸上的一双精明而锐利的眼睛也正打量着他。“我是雷森博士。摩菲特，你伤着了吗？”他询问着。

“没有，先生。我没看见你过来，是我的错。”

“不，我很抱歉，是真的。我想……”他转过身，又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我想可能有人在跟踪我。”

“不要看任何人，”候补生说着，目光从赛彭斯的身上跳到了公园里。除了一帘绿色的蔬菜外，公园里别无他物，再有就是从来没有遭到过破坏，但只是不小心被迸溅了些许污点，散漫地开满整个公园的黄花和白花。“我叫昆特，还有一个名字是靡菲特，一年级生。我想我会遇到很多系的教授。”

“哦，我不是教授，我是研究员。”

“哦，”昆特心不在焉地说，“我得回去工作了。”临走昆特又加了一句：“很高兴认识你，雷森博士。我们后会有期。”

在宇航站多如牛毛的炸面圈一般的环行路上，候补生经常得说“后会有期”，赛彭斯很欣赏这句诙谐的双关语。

2

微微起伏的山峦构成的参次不齐的地平线在他的视野中延伸着。同样的地平线，同样的山峦，一切都和以前的梦境中一样。在远处，他看见挑着沉重的担子在山间移动的农民们。走近一些，他认出了那些衣衫褴褛，辛勤劳作着想把山里的石头搬走的农民们，他们用瘦骨嶙峋的手把石头搬到藤编的篮子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令赛彭斯痛苦的是，他们永远都生活在他的梦中。

他看着那些光脚的农民们用他们肩胛骨突出的肩膀挑着沉重的篮子，鱼贯地沿着一条小路蹒跚着。他周围的那些人仍旧吃力地把石头从沙土中挖起来，石头仍旧是白如蘑菇，也仍旧是大如一块长方形的面包。他知道他无法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他的话和他的行动，他们是不会理睬的。对于他们来说，他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赛彭斯又坐了下来，为他的无用而懊恼着。空气又是死一般的沉寂，农民们都走了。他感到脚边的土地在震颤，一块圆润的白石头正在破土而出。他向四周环顾着，周围的石头也正像微缩火山一样喷出来。

他站起来，又一次发现自己站在了高高的河岸最高处。黑色污浊的水流在下面形成一个个旋涡。最后一个农民将篮子里的东西倒进了水中，赛彭斯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看见一打黑色的大鸟在空中盘旋。他跟随着他们，他知道他的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它将向着无限的远方延伸。突然，他脚下那平坦的绿色草地上矗立起一个破旧的古代城堡。

他抬起脚来，大地变得一片模糊，等他站稳的时候，已经进了古堡的院子。他面前的木门上有一块疤痕，他想把门打开，却发现门是开着的。一条空旷的大理石走廊的楼梯在他的面前呈螺旋形旋转着伸向远方。他顺着楼梯，一点点地往深处蜿蜒，终于来到了一间小小的卧室的入口处，里面的光线很暗。

赛彭斯揉揉眼睛，走了进去。好像房间里的光是从一个地方发出来的——就是从漂浮在卧室中央的那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蛋中发出来的。他看了一眼，蛋开始轻轻弹跳着，向高空飞升。蛋飞升着，旋转着，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他最怕看到的事情——蛋就是荷森椅子的椅背。不过这太荒唐了。蛋缓慢地旋转着，他看见荷森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对他做了一个鬼脸，还露出了牙齿。可随即，它就变成了一颗歹毒而冷漠的死人的头。

赛彭斯转身想逃，蛋椅上的那颗头颅却在追逐着他。他冲到走廊尽头的门边，却突然发现如墨一般漆黑的天空点缀着上千颗星星。在他的肩膀上方，地球，那颗沉静的蓝色球体，正在向着天空飞升；而他，则跌跌撞撞地在这外星球的冰冷土地上摸索。

赛彭斯看见一架宇宙飞船从宇航站的巨大的拱形侧翼飞了出去。他站在一个小小的观测台上，看着预备区内满载物资的飞船返回，或出发，也许它们是回到地球上度假的。他真希望和它们一起回去。

他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强烈的放弃工作的愿望。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到了介于郁闷与孤独之间的痛苦地带。他不知道哪一个更糟，黑色的雾似乎将他整个的生命都包裹起来；或者是无论什么时候，